

...finde, Abends beim Kommen, etwas auf meinem
...in mir, etwas in Kern und Akse schönes und Erhabenes
...kann mir sehr recht. - ... es von Jones? meine
...Herzlichen Dank. ... wohl bin ich vergess
... und versprochen. Vielleicht ... Sie Donnerstag
... Freitag? Ich werde an ... gen jedenfalls
... 2-4 Uhr ... wärlich ... voran
... Meldung ist unnötig, ... wie gesagt,
... diesen Tag ... wollen. Inzwischen können
... der verheirateten Mutter der englischen Gens:
... auf Seiten und der Menschen im Wohlgefallen
... einander! "

F.N.

23 Dec

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美」亚历山大·内哈马斯 著 郝苑 译

尼采
生命之为文学

尼采 生命之为文学

「美」亚历山大·内哈马斯 著 郝苑 译

Alexander Nehamas

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生命之为文学 / (美) 亚历山大·内哈马斯
著；郝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11
书名原文：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
ISBN 978-7-308-16349-1

I. ①尼… II. ①亚… ②郝… III. ①尼采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 — 传记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7028号

尼采：生命之为文学

[美] 亚历山大·内哈马斯 著 郝苑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349-1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s.tmall.com>

献给

克里斯廷·内哈马斯与

阿尔伯特·内哈马斯

前言

vii

我是在希腊长大的，那时，阅读尼采是机灵的中学生理所当然会做的事。我现在确信，我们中几乎没有人对我们阅读的内容有多少理解，而且我怀疑，我们中几乎没有人非常喜欢做这件事。因此，当我在 60 年代中期作为大学生来到美国时，我至少在这方面获得了慰藉，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没有人期待我在明智而又审慎的对话中谈到尼采的名字。即使我想这么做，我也做不到，因为在尼采的关切与我所处的新环境中理所当然的主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随后，我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十分偶然地被指派去协助晚年的瓦尔特·考夫曼讲授一门有关尼采与存在主义的课程，这让我忧心忡忡。但是，我的忧虑很快就让位于一种新的兴趣，它同时还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困惑。一方面，我发现尼采的某些部分是我所喜爱、欣赏并想要思考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尼采的某些部分从最好的方面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从最坏的方面来说是令人尴尬的，更妥当的做法是忘掉这些部分，或者至少是巧妙地忽视这些部分。

我在对我的新兴趣还有所疑虑的那个时期阅读了两部重要的论著。考夫曼的《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者》（*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向我表明，对尼采的兴趣，并不仅仅是对一个胡言乱语而又夸夸其谈的，反对犹太人并支持雅利安民族的非理性主义者的兴趣。我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而其中的某

viii 些疑虑，尤其是我对尼采的妇女观的疑虑，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尽管如此，考夫曼的论著让我确信，尼采能够得到解读。与此同时，阿瑟·丹图的《作为哲学家的尼采》(*Nietzsche as Philosopher*)让我确信，尼采应当得到解读。在丹图的论著中，我辨认出这样一位作者，他的观念对我当时所从事的问题来说极其重要，我仍能回想起我对此产生的印象深刻的激情。我深刻地受益于这两部论著，深刻地受益于这两位作者的为人，我要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匹兹堡大学的哲学系在1971年正在考虑为我提供一个职位，该校计划为大学生提供一门讲授存在主义的课程，但在找人讲授这门课程时遇到了一些困难。而这正是我渴望拥有的一个职位，因此，我表达了想要承担这项任务的意愿（尽管我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声称自己具有承担这项任务的能力）。我将多半的注意力与大半学期都致力于研究尼采，从而能够问心无愧地讲授这门课程，并取得了某种成功。这让我在主要关注古希腊哲学史问题的那段时期继续保持了对尼采的兴趣。这两个兴趣的结合，让我有可能（实际上是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学到的同一种解读方法适用于尼采的文本，并继续将之适用于柏拉图的文本或前苏格拉底的文本。该实践以及随之而来的内容，偶尔会显明我的背景。对此，我想要向格雷戈里·弗拉斯托^①表示感谢，尽管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前言是他看到自己获得致谢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最近对文学理论产生的兴趣，让我阅读了一些德国作者和法国作者（特别是法国作者）对尼采的论述。我发现吉尔·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与萨拉·柯夫曼的《尼采与隐喻》(*Nietzsche et la métaphore*)对我尤为重要，而我试图在本论著的正文中与来自法国的这些作者和其他作者的观点建立关联。一般而言，我发现我的问题通常相似于他们的问题。尽管我的答案在许多场

① 格雷戈里·弗拉斯托 (Gregory Vlastos, 1907—1991)，著名的古典哲学研究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重要著述，在西方当代哲学中复兴了对柏拉图的兴趣，培养了包括 Terence Irwin, Richard Kraut, Frank A. Lewis, Paul Woodruff, Sara Ahbel-Rappe 与 Alexander Nehamas 在内的一大批重要的古典哲学研究者。——译注

合下与他们有所差异，但是，我认为，我的这些答案与他们给出的答案的差异，不会比我的这些答案与英美作者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之间的差异更大。

1978年到1979年，我在匹兹堡大学的休假期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并获得了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额外资助。在这一年里，我撰写了一篇论述永恒复归的论文，这篇论文现已包含在这本书中。在此，我要对这三个机构的支持表示感谢。

ix

理查德·罗蒂就这篇论文的哪些部分应当放到显著的位置，哪些部分应当抛到一边的问题提出了他的想法，罗蒂的这个想法对我的一般规划的构想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本书就是这个构想的产物。罗蒂继续与我谈论了与尼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问题，他对本书倒数第二稿的建议是无法估量的。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与大卫·霍伊（David Hoy）也在大量场合下与我就尼采进行了讨论，他们同样通读了整部手稿，并且像我的同事谢利·卡根（Shelly Kagan）那样慷慨地给出了改进手稿的建议。

还有许多其他的朋友是我长时间谈论尼采的聆听者。这些朋友包括安妮特·贝尔（Annette Baier）、唐纳德·巴克斯特（Donald Baxter）、保罗·博韦（Paul Bové）、唐纳德·克劳福德（Donald Crawford）、玛格丽塔·德·格蕾西亚（Margreta de Grazia）、保罗·盖耶（Paul Guyer）、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简·凯特塞勒斯（Jane Katselas）、理查德·沙赫特（Richard Schacht）、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特蕾西·斯特朗（Tracy Strong）、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詹姆斯·范·阿肯（James Van Aken）与凯特·威灵格（Kate Wininger）。尤其是托马斯·拉克（Thomas Laqueur）与贝恩德·马格努斯（Bernd Magnus），他们慷慨地给出了他们的时间、想法与善意。所有这些朋友都是耐心而友善的。他们中有许多人也常常证明我是错误的。但我认为，甚至在这本有关尼采的书中，我也可以用一种相当苏格拉底式的态度相信，他们与我由此造就了这本书，而这远比我们可能运用的其他方式要好得多。

苏珊·格林切尔（Susan Glimcher）是第一个通读全部手稿的人，

她不仅向我证明了我犯下的错误，此外，她还不时地说服我确信，我有可能令人信服地被设想为正确的。这是不同的恩惠，但它同等重要。假如没有这种帮助，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些什么。

这个文本的主体是在 1983—1984 学年间写就的，我在那时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而且获得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的慷慨支持。在此，我要对它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必须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我要感谢他对我作品的持久兴趣以及他对我工作的鼓励。

在接受了期刊编辑的大量意见之后，有关第五章与第六章的诸版本最初发表于《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第二章包含了以下两篇论文的素材：一篇发表于《尼采研究》（*Nietzsche-Studien*）的
x 论文与一篇将发表于 1983 年召开的第五届耶路撒冷哲学交流会的会议论文集的论文。我要感谢以下出版社允许我复制如下论著中的文字：感谢兰登书屋允许我援引尼采受版权保护的论著，这些论著是由瓦尔特·考夫曼与霍林代尔（R. J. Hollingdale）翻译的。感谢维京企鹅图书公司允许我引用瓦尔特·考夫曼编译的《袖珍版尼采文选》（*The Portable Nietzsche*）的精妙文字。维京企鹅图书公司在 1954 年获得该书的版权，在 1982 年更新了版权，并获得了重印该书的许可。

缩写对照

本书以缩略词、卷数和 / 或节数的方式援引尼采的论著；“Pref.”指的是尼采的前言，“Epi.”指的是他的结语。参考文献的完整材料，可在有关文本与翻译的注释（原书第 237—238 页）中找到。

A 《反基督者》(*The Antichrist*)

BGE 《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

BT 《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

CW 《瓦格纳事件》(*The Case of Wagner*)

D 《朝霞》(*Daybreak*)

EH 《瞧，这个人》(*Ecce Homo*)

GM 《论道德的谱系》(*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GS 《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

HH 《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 All-Too-Human*)

KGW 《考订版尼采全集》(*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OM 《混杂的观点与箴言》(*Mixed Opinions and Maxims*)，在
HH 第二卷中

NCW 《尼采反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

PTG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ragic Age of
the Greeks*)

TI 《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

UM 《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

WP 《强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

WS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The Wanderer and His Shadow*), 在

HH 第二卷中

Z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oke Zarathustra*)

我恍然大悟，文学作品的所有这些素材，都无非是我过去的人生。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Contents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世界

- 第一章 最为多样的风格技巧 13
- 第二章 作为生命条件的非真理 45
- 第三章 事物是其效果的总和 81
- 第四章 自然反对某些也是自然的东西 116

第二部分 自我

- 第五章 此生——你永恒的生命 153
- 第六章 一个人如何成其所是 186
- 第七章 超善恶 221

关于文本与翻译的注释 260

索 引 262

译后记 271

导 论

尼采不可避免地让他的读者面对两组悖论。一组悖论包含于他的 1
作品之中。这组悖论属于他论著的内容，包含于他的诸多观点之中，
比如，他有关强力意志、永恒复归、自我的本性以及道德的非道德前
提的观点。这组悖论是人们解释尼采论著时旨在理解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组悖论是由他的写作造成的。这组悖论是他论著的产物，而且，
这组悖论让那些为了理解他，为了对他的观点（包括第一组悖论）提
供解释而付出的努力尝试遭到质疑。本书就是提供这种解释的一次努
力尝试，因此，只要这是可能的，本书也就是与这两组悖论达成和解
的一次努力尝试。

这些悖论并非彼此毫不相关。恰恰相反，尼采持有的一个独特观
点跨越了这两种悖论的界线，它表明，在他的作品包含的悖论与他的
写作形成的悖论之间的区别，最多也就是暂时性的。这个观点就是视
角主义。尼采以坚持如下观点而著称：每个观点都仅仅是众多可能解
释中的一种解释，而这也包括他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视角主义的观点）
在内。但是，假如“存在的仅仅是解释”这个观点本身也只是一个
解释，因而有可能是错误的，那么，由此似乎可以推导出，归根到
底，并非每个观点都是一个解释，尼采的立场侵蚀了它自身的基础。

视角主义是尼采持有的一个特殊观点，他在论著中明确地做出了
讨论。因此，视角主义所展示的悖论，是他的作品内容的一个组成部

- 分。而作为这样一个悖论，视角主义就必然会被所有试图理解尼采思想的解释所论述。它是对尼采的解释所导向的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与此同时，视角主义产生了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似乎也侵蚀了那个想要形成这种解释的尝试的基础。由此，视角主义既是某种必须要得到理解的东西，同时又暗示理解或许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问题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尼采持有一些立场，而他似乎以完全严肃的态度接受了这些立场。那么，他是否认为，他的自我观、道德观或历史观是真实的，尽管它们中有许多观点至少在表面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他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怎么可能与他的如下观点相一致，即所有的观点都仅仅是解释？如果他不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说，如果他并不认为他的观点是真实的，那么，他当初为什么要努力提出这些观点呢？

面对这一困境，有些作者选择强调他们所认为的尼采的“积极”见解，忽略他的视角主义及其明显的含义。相较之下，另一些作者专注于视角主义，不顾与视角主义相矛盾的那些观点，或者以消极的方式将它们解释为仅仅想要动摇其他立场的努力尝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视角主义都对这样一个原则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按照该原则，人们必须提出的是一种旨在以融贯的方式，将融贯的立场归于尼采的解释。

但是，还存在着第二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远为困难。如果每个观点都仅仅是一种解释，如果正如视角主义所认为的，并没有独立的事实可供人们比较种种解释，那么，被我们认为是有关尼采的众多解释，它们导向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甚至怎么能知道，所有这些讨论和文本是对同一个事物的解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视角主义是正确的，而且正如它看似主张的那样，每一个解释都创造了它自己的事实，那么，似乎就不太可能确定某个解释正确与否。如果所有这些都是解释，此外就无物存在，而对“解释”这个概念来说，它看起来至少要求存在某些有待解释的东西，那么，这个概念本身就开显得令人怀疑。最后，这还引起了一个与尼采自己作品的状况有关的严重问题：尼采的作品通常明确地是由对这样一些现象的解释构成的，而尼采认为，这些现象就像道德一样，我们已经过于长久地将它

们视为理所当然。

接下来的每一章都考察了一个被尼采持有的悖论式的立场。它们的标题都是源自尼采文本的引文。因此，每一章都是对它标题的一个解释，以此方式，它旨在构成这样一种解释的一个特例，正如这些章节共同试图表明的，这种解释与尼采的视角主义相一致，主要旨在让尼采的观点显得有道理。与它们的真实性有关的问题，将留待进一步的解释。

我接受尼采的这个观点：不存在独立于解释的事实，因此，能为所有的解释提供共同对象的，恰恰是解释。相应地，我也接受尼采的这个观点：不存在中立的标准来确定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所做的解释中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错误的。但我同样认为（我相信并将为之做出论证的是，尼采也这么认为），某些解释要比另一些更好，而且我们有时甚至能够知道不同解释之间好坏的真实情况。这是我在本书中发展的解释尼采的两个核心主题之一。

我的解读所关注的第二个核心主题，被我称为尼采的唯美主义。唯美主义以两种方式相关于视角主义。首先，它至少提供了支持视角主义的部分动机。我将证明，一般而言，尼采将这个世界视为某种艺术作品；特别而言，他将这个世界视为文学的文本。他有关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事物的大量见解（包括他有关人类的见解），是通过如下方式获得的，即将几乎是在直觉上适用于文学的处境，适用于有关文学文本与文学角色的创造和解释的那些观念和原则，推广到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之上。鉴于这方面的考虑，他的许多非常古怪的观念就明显地比原先显得更为合理。当然，唯美主义与视角主义之间最明显的联系，可由我们的这个共识所提供：文学的文本能够以极为不同的和极不相容的方式得到同样好的解释。事实上，这个当前流行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尼采，而尼采还坚持认为，这对这个世界本身以及在这个世界中的事物来说，恰恰也是真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观点不仅激发了他有关强力意志、永恒复归、自我的本质和拒斥道德的学说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激发了他的视角主义。

尼采的唯美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与视角主义相关。我在上文提及的有关这个世界的文字学，不仅为他提供了他的许多观点的文学模

型，而且还激发了他创造出我们有充分理由称为“文学产物”的东西。尼采积极的想法与其说体现于接下来的个别章节所关注的特定观念之中（尽管尼采积极的想法当然包括这样的观念），不如说（甚至更为重要地）体现于在文学中可辨别的特定角色的表现或示范之中，这个特定的角色将这些哲学的观念理解为他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这个角色是独一无二的，它无法在传统的意义上得到描述，产生这个角色的方式，永远让它避免成为一个可被直接模仿的模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实际情况让尼采能够坚持他的视角主义，而又不会迫使他纯粹以消极的方式建构其立场。他处理这些问题的引人瞩目的方式，实际上削弱了在构成积极看法的东西与构成消极看法的东西之间的任何简单区分。因此，它有助于解释尼采对哲学传统来说从根本上是模棱两可的关系。

尼采与哲学之间无法祛除的模棱两可关系，是第一章的主题，这一章同样触及本书后文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一关系的模棱两可完全反映在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上：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态度既不是纯粹肯定的，也不是纯粹否定的，而是无法祛除的摇摆不定。尼采意识到，他自己的规划方案非常相似于苏格拉底的规划方案，因而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规划方案非常类似于种种因其特征而被描述为哲学的规划方案。因此，他还意识到，他自己的规划方案将带来如下风险：甚至再一次表现为那种传统哲学的规划方案。尼采之所以造就了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考虑了苏格拉底的教条主义：苏格拉底努力提出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和价值，并不仅仅是适合于他自己以及与他相似的那些人的观点与价值，而是基于其合理的、客观的与无条件的权威，应当被每个人接受的观点和价值。然而，尼采的视角主义阻止了尼采以这种方式提出他的任何观点，甚至包括视角主义本身。尚不清楚的是，如何能够像尼采显然常常期盼的那样，在为一个立场做出论证时，却又没有表明这个立场是（用在该语境下唯一可能的措辞来说）真实的。

那么，尼采是否陷入了他自己造成的僵局呢？依我看，尼采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部分涉及他采纳的多种文学体裁与文学风格，而这些文学体裁与文学风格迄今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人们的关

注。尼采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成为一个令他的读者无法遗忘的独特作者。我并不认为，这是回答为什么风格对尼采的作品来说如此重要的唯一理由，我也没有主张，我的观点可试图对“尼采为什么对特定的论著采取特定的风格”这个重要的问题给出解释，我甚至没有考察他的风格的任何细节。我所主张的无非是，他的风格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哲学的（或者从他的观点看，反哲学的）作用。

标题为“世界”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尼采的文学模型，他的“作为一个文本的世界”构想以及解释的方法论问题。第二章明确论述的是视角主义，它介绍了视角主义的艺术基础和文学基础。它考察了一些与自我指涉有关的困难，这些困难所面对的是这个观点，即所有观点都是解释。第二章试图表明，这些困难在什么范围内能够得到避免。第二章将证明，视角主义并不意味着任何解释都与其他解释一样好。在这个过程中，第二章还提供了对被尼采称为“自由精神”的那些人的特征描绘，那些人意识到，所有一切实际上都是解释，但是，他们在这一领悟中发现的并不是产生新观念和新价值的阻碍，而是产生新观念和新价值的动力。

我在第三章中讨论了尼采的强力意志观的一个方面，它将世界中的每个对象都等同于它对其他一切事物的效果的总和，并依次将其他一切事物理解为进一步产生的此类效果的总和。它断言，存在的是没有事物的效果，没有本质的属性和没有行动者的活动。为了解释这个观点由此面临的困难，我再次求助于尼采的文学模型。我认为，文学的对象，尤其是文学的角色，仅仅是由多组特征或效果组成的，而这些特征或效果属于并非独立的主体。除此之外（这不仅对文学的例证来说是真的，而且对一般的例证来说也是真的），特征总是根据某些特定的观点而被分类和聚集在一起，并成为特定主体的诸多方面。不同的观点肇始于不同的旨趣和价值，并显示了不同的旨趣和价值，它们导致的结果是对特征进行不同的分类，因而导致不同对象的产生。就哪一组分类最好（或者哪一组分类精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答案，因为并没有必须要被所有人无条件接受的背景价值。尼采相信，解释揭示的价值取决于多种多